

CHUSHECHENSHI



郑健华

初涉尘世

新蕾出版社

I247.5

3263

3

初涉尘世

刘健屏



新蕾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藏

B 532871

责任编辑：刘晓梅

初 涉 尘 世

刘健昂

◎

青春出版社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187×1092毫米 1/32 印张7.75 插页4 字数150,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ISBN 7-5307-0043-X/I·19(儿)

定 价：1.70 元

内 容 提 要

生活总要对每个人拉开它的帷幕，而展现在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面前的却是一幅令他惊悚不已的图景：独特悲酸的生世，艰难不幸的遭遇……但他是怎样桀骜不驯地与坎坷的命运抗争，怎样顽强坚毅地踏上独立的人生之路的呢？请打开这部优美而动人的小说吧！

小说中酣畅细腻的文笔，清新隽浑的画面，跌宕起伏的情节，深挚缠绵的感情，读来回肠荡气，令人爱不释手。

荷叶村，是一个湖中小村。

它突兀在碧波浩淼的淀山湖中，方圆两里，绿树掩映，四面的湖水簇拥着它，环抱着它，使它确象一张青翠欲滴的荷叶在水中漂浮。

荷叶村的历史极短。

先前，这里只是一个蓬蒿丛生、芦苇遍野的荒岛，多少年来，杳无尘烟，罕见人迹。住在淀山湖四周的人们，对这荒岛流传着种种说法：一说，这荒岛是湖中水怪出没的地方，白天迷雾升腾、水气缭绕，晚间鬼火闪烁，怪声不绝，谁上得岛去，休想活着归来；又说，这里是“湖盗”们盘踞的领地，绑票、剪经、劫船、杀人越货时有发生，谁靠近此岛，必将灾祸临头……诸如此类的传说，给这个小岛蒙上了一层神秘、荒诞而又可怖的色彩。相当一段时间，不要说住在湖边的人，即便是那些过往船只的船民，当地在湖上捕鱼捉蟹的渔夫都吓得远远躲避着它，不敢在它上面作短暂的栖息和片刻的逗留。

大约在抗战前夕，一群从苏北逃荒而来的人，却很快发

现和相中了这片没有主人的湖中陆地，饥饿使他们顾不得去研究这荒岛的种种传说，他们历尽艰辛、屡遭磨难，兢兢业业地在上边开始了拓荒辟田、刀耕火种，过起了定居生活。从而，也揭开了荷叶村历史的纪元。

水怪是没有的，“湖盗”却确实存在。他们想赶跑这些拓荒者。可拓荒者们为了生存，抱作一团，与其浴血奋战。几经鏖战，他们终于站稳了脚跟，捍卫了自己开辟的土地。不久，抗战爆发，这里成了“江抗游击队”的根据地，拦劫日寇汽艇，营救掩护伤员，煞是红火；同时，这里也成了日寇扫荡攻击的目标和咬牙切齿的地方，一次秋季扫荡，他们把荷叶村围了个水泄不通，大肆烧杀抢掠，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鲜血染红了淀山湖……这段岁月，荷叶村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下了最光辉又最悲壮的一页。

荷叶村的幸存者依然生活在这小岛上，他们含辛茹苦，勤奋劳作，执着地重建家园。时至今日，他们已在这片土地上繁衍了两代人，形成了目前这样一个星散着三十来户人家的弹丸小村。

这些年来，荷叶村显得平静而又安宁了。由于这里举步是水，抬眼是湖，就象沙漠里少不了骆驼，草原上离不开奔马一般，这里与外界的联系全部依仗着船。交通的不便，同时也使这里不免显得过于闭塞和落寞。这些年，这里没有出什么风云人物，也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即便能使人稍稍感到激动不安的事情也极少传闻。自然，外界也很少对他们投以关注的目光和倾注过分的热情。

荷叶村变得默默无闻了。

然而——

这安宁的小村如今却被一位十六岁的少年震撼了，人们平静的心境也被他搅沸了起来！

这位少年名叫潘阿亮。

潘阿亮究竟有何壮举使荷叶村整个儿激动起来呢？说出来也许并不那么惊心动魄——他毕业于距荷叶村四里多地的乡镇中学初中部，并以全县考分居首的成绩，被录取在苏城的市高中！

但这对荷叶村来说，委实非同小可了！荷叶村的前辈几乎都是文盲，斗大的字识不了几石；阿亮的父辈，文化程度最高的也只不过高小；如今阿亮这一代，虽说有几代初中生，但考上高中的仅他一人。问题主要在于，他被录取的是市高中！人们都说，一只脚跨进了市高中，另一只脚已是跨进了大学的门坎。享有盛誉的市高中，对许多学生来说，就象面对着一座冰山，可望而不可及，而他们荷叶村的阿亮却硬是攀了上去，偌大一个县城，洋洋几千名初中毕业生，能考取市高中的寥若晨星，而他们荷叶村就占了一个，而且是第一！这难道不足以使荷叶村沸腾起来！

何止是荷叶村，县报的记者也破天荒光临这小村了，他们觉得诧异，区区一个闭塞的荷叶村怎么出得这样一个尖子？县教育局的领导也来荷叶村看望阿亮，乡长也亲临荷叶村祝贺阿亮……

阿亮给荷叶村带来了荣耀。

阿亮成了荷叶村的骄傲！

这几天，荷叶村甚是热闹。这家送阿亮鸡蛋，那家请阿亮吃饭，这家阿婆给他赶做布鞋，那家婶娘给他缝制衣衫……真是一家有事百家忙。荷叶村就象欢度节日一样，以它特有的盛情和方式，准备为自己的儿子送行。

阿亮要走了。

全村的人此刻几乎都聚集到了这湖边的水码头上，码头上洋溢着一片依依惜别之情。

水根爷爷是村上德高望重的元老，是当年日冠屠刀下的幸存者之一。他抚着阿亮的肩头，说：

“阿亮，你是我们村的秀才，你到了苏城可要好好用功。俗话说：舍得一身汗，滴水顽石穿。我们村上还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我们就指望你啦！”

“嗯。”阿亮点着头。

吴家婶娘已在流泪了。她一边撩起围裙擦泪，一边说：

“阿亮，到了苏城用功虽然要紧，但身体也要当心，吃得饱一点，晚上早点睡，小心着凉。还有，苏城比不了我们小村，人多事杂，你得处处小心。”

“嗯。”阿亮答应着。

阿亮的一些小伙伴，虎子、阿坤等也在一边咋呼着：

“阿亮哥，你到了苏城可别把我们忘了啊！”

“阿亮哥，我们有机会上苏城一定去看你。”

……

阿亮一一点头应允。他看见，秀娟也站在人群里，头斜靠在她母亲的肩上，眼圈红红的，略显忧伤地在向他微笑。阿亮和秀娟从小一块长大，而且一块读书，可她没能考取高中。昨天，她把阿亮约到湖边，送给他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

“阿亮哥，到了苏城你会常想着我们吗？”

“当然会的。”

“你可别把荷叶村忘了。”

“我是吃着荷叶村的米、喝着淀山湖的水长大的，怎么会忘呢？”

“到了苏城，你有高兴的事或有什么不顺心的事，都写信告诉我好吗？”

“我一定告诉你。”阿亮说，“秀娟，我走了，家里就剩我阿爸一个人了，你们帮我照应着点。”

“你安心用功，这里有我们大伙呢！”

“嗯。”

.....

此刻，阿亮望着秀娟，心里忽然涌起一种不安的和疏忽了什么似的感觉。他觉得，他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话似乎没来得及对秀娟讲，这些话只有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说，而昨天他偏偏又忘了说。现在，当着村上那么多人的面显然不可能说了。可这是些什么话呢？他忘了说的没来得及说的究竟是些什么重要的话呢？其实，他连自己也不清楚。

小船终于解缆了。

阿亮父亲站在船梢，一边以橹代篙，将小船轻轻撑离湖

岸，一边朝岸上的人们说道：

“大家请回吧，都回吧！反正阿亮放寒假就能回来的。”

岸上的人在喊：

“阿亮，给我们来信啊！”

“阿亮，一路顺风！”

阿亮朝岸上挥着手，他不知说什么好。

他的眼睛有点湿润了。

他在荷叶村生活了整整十六个年头。十六年来，他在村上读书玩耍、放牛割草，他在湖中捕鱼捉蟹、驾船击楫，农活强健了他的体魄，湖水淬砺了他的筋骨。村路上，满是他的欢声，他的足迹；湖水里，摄下了他的身影、他的笑靥……十六年来，荷叶村给他留下了多少美好的难以忘怀的记忆啊！可现在忽然分手，怎不使他充满着深深的眷念和依恋！

他挥着手，心里默默地说着：

再见了，荷叶村！

再见了，亲爱的父老乡亲 and 伙伴！

荷叶村渐渐远了，渐渐小了。

阿亮坐在船头，默不作声。他把视线从远去的荷叶村转移到了船艄的父亲身上。

父亲四十才出头，但他那古铜色的肤色和脸上布满的皱纹，总让人过高地估摸他的年龄。面相虽然显得苍老，却依然掩盖不了他的粗犷和强悍。在田里，他是干活的一把好手；在湖里，他是出名的“浪里白条”。他的胸膛宽阔而敦

实，他的臂膀粗壮而有力。他喜欢喝酒，酒量极大。他有时非常暴躁，令人望而生畏；唯有对阿亮却温柔得象个女人……他还有一手绝技：吹得一支好箫。但阿亮却不怎么喜欢他的箫声，总觉得他的箫声过于凄恻、过于哀戚，而且每当他吹箫的时候，也总是他最忧伤最悲郁的时候。

阿亮没有见过母亲。阿亮的出生之日，就是他母亲的故世之时。父亲告诉他，他母亲是生他时难产而死的……

他们很少谈论母亲。

有时候，阿亮问起父亲自己妈妈长得什么模样时，父亲最多说一句“她很好看”，便扯开这个话题了。阿亮也不忍心多问，他知道谈起妈妈会使父亲很痛苦，父亲一定非常非常爱妈妈。

这十六年来，父子俩相依为命，艰苦度日，父亲也没有再娶老婆。记得也有好心的人来为父亲提亲，可父亲都拒之千里之外，他说：“我有一个阿亮够了！”单从这一点，可见他爱妈妈爱得有多深！他把对妈妈的爱，都倾注到阿亮身上了……

可阿亮，还是忍不住常常梦见妈妈。她把妈妈描绘得很美很美，遗憾的是，妈妈的面容总不固定，时而这般模样，时而那般模样。这也难怪，他毕竟没有见过妈妈。

妈妈，你要是还活在世上该多好！你知道你的儿子考取了市高中，一定会高兴得流泪，今天也一定会来送行的……

湖面上的晨雾已经散尽，远处小镇的轮廓已经依稀可见

了。

四周静静的。只有依依呀呀的橹声和湖水拍击船舷的水声……

父子俩并不说话。阿亮默默地坐着，父亲默默地摇着橹。

阿亮是个机敏的孩子。他早就明显地感觉到，对他考取市高中，父亲好象并不高兴，甚至完全可以说是怏怏不乐。

阿亮一点也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上学期毕业考前，同学们都在考虑填志愿的事，而第一志愿填哪所学校显然至关重要。一些农村来的学生大都填中师、中技，这样一旦录取，不仅经济上可宽松些，毕业了还可脱离农村户口。阿亮却执意要继续念高中，父亲倒也同意。父亲说，第一志愿可填县高中，也可在乡镇中学连着上高中，唯独没有提填市高中。阿亮有点不甘心。他掂量着自己，他曾获过全县初中数学竞赛一等奖，他觉得凭他的成绩考取县高中是有把握的，考市高中虽然难度很大，有点冒险，但不能说没有希望，而放弃这个希望似乎可惜了。他去向班主任冷老师征求意见。冷老师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一个人满足于拿垂手可得的東西算不了有出息，如果经过努力得到不是那么轻而易举才能得到的东西那才有意思。”阿亮完全明白老师话里的含义，自信心和好胜心使他顾不得再与父亲商量，在第一志愿栏里毅然填上了苏城市高中，而在整个乡镇中学的初中毕业生中敢填市高中的唯有他一个人！

可当阿亮把填志愿的情况回家告诉他父亲时，他父亲竟

顿时黑了脸：

“谁让你填市高中了？”

“我自己填的。我觉得我有希望考取市高中，既然有希望，我就下工夫让它变成现实！”

“不行！”父亲大着嗓门，喘着粗气说，“能考取县高中已经不错了，还填什么市高中！去学校把志愿改过来！”

阿亮万没想到父亲为他填市高中的事竟会发这么大的火，他惊奇极了：

“阿爸，你这是怎么了？”

“苏城是你去的地方吗？苏城……你不能去！”

“为什么我不能去苏城，为什么？”

“……”

父亲一阵慌乱。楞了半晌，他才渐渐平息了自己的呼吸，并用尽量缓和的口气说：

“阿亮，不是阿爸阻碍你的志愿，苏城那么远，你一个人去，你说我能放心吗？”

阿亮的心里顿时涌起了一股柔情，说：

“阿爸，我已经长大了。你是知道的，我是能自己照料自己的。再说，填了市高中也不一定就能考取市高中。”

“不行，阿亮！这件事上你得听阿爸的！”

阿亮是个懂事的孩子，他实在不想让父亲生气，他让步了：

“好吧，那我明天就去学校把志愿改过来。”

“不用了。我马上就去。”

“用得着这么急吗？阿爸，天都快黑下来了。”

“没关系的。”

说完，他就匆匆地走了。

阿亮满腹孤疑。

父亲真的是舍不得他离开荷叶村吗？好象并不是。从偏僻的荷叶村到苏城确实远了点，需要坐船到小镇，从小镇坐汽车到县城，再从县城转乘火车才能到苏城，但毕竟不是远隔千山万水；从体制上说，荷叶村也是苏城市管辖下的一个行政村。再说，在县城读高中和在苏城读高中又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呢？同样得离开荷叶村呀！

父亲为什么同意他去县城读高中，却偏偏不同意他去苏城读高中？苏城，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它为什么使父亲这样不安，这样忧虑？

阿亮百思不得其解。

月上中天了，父亲久久没有回来。阿亮不安了起来。

他走出屋子，远远地看见月色中有两个黑影蹲在湖堤上，还有两点星火在明灭。他走近一看，是水根爷爷和父亲默默地抽着烟。显然，他们在这湖边已经谈了有一段时间了。水根爷爷见阿亮走来，站了起来，说：

“阿亮，扶你阿爸回屋歇息去吧，夜深了。”

说罢，他摸了摸阿亮的头，叹了口气，先自走了。

父亲喝酒了，喝得醉醺醺的，步履蹒跚。

回到屋里，阿亮迫不及待地问：

“阿爸，志愿改过来了？”

“来，来不及了。冷老师说，今天下午已经寄、寄出去了……”

父亲说着，踉跄地走到桌子边，端起一杯冷开水，咕嘟咕嘟地喝着，水从他的嘴角边溢出来，顺着脖子流到了他坦露的黝黑的胸膛上。喝罢，他双手撑在桌子上，朦胧的醉眼直直地盯着阿亮，说：

“阿亮，你听着。你是我唯一的亲、亲人，你知道，你对我有多么重、重要，我可不能没、没有你……我，我睡觉去了，我的话你可记着……”

阿亮如坠入云里雾中。

父亲今天是怎么了？他和水根爷爷在一起谈了些什么话？这一切，难道都与他考市高中有关系？难道都与苏城有关系？阿亮总觉得有点什么事情，但他无论如何理不出一点头绪来。

然而，这却更坚定了阿亮要考取市高中的信心。

苏城，象谜一样吸引着他。

他废寝忘食，刻苦复习，以最充分的准备迎接着考试……

果然，他考中了！

当冷老师把录取通知书交给阿亮的时候，阿亮的双手都颤抖了。

阿亮知道，父亲虽是个高小生，但对阿亮的学习是极为关注的。以往，阿亮考试得了好分数，竞赛获了名次，父亲总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总会乐颠颠地串家走户对村上人

说：

“瞧我家阿亮，还有点能耐，又得了个双百分，这小子比我强！”

可这次，却一反常态。他拿着录取通知书，眼睛睁得老大，可并不是在看通知书，却呆呆地望着屋外什么空旷的地方，容颜也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这几天，他只是默默地为阿亮的上学做着准备，并不多说话。村上乡邻请吃饭，他也很少言语，只是默默地喝酒。一到夜晚，他就独自一人坐到湖边吹起他的竹箫，箫声比以往更为忧悒，更为悲凉……

望着父亲在湖边孤独的背影，听着这如泣如诉的箫声，阿亮好几次鼻酸喉哽。他不知对父亲说什么好。

尽管他隐隐地感到，他的生活似乎开始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他最后只能从父亲舍不得与他离别这一点上取得最合理的解释。十六年朝夕相处，突然分隔两地，父亲从此孑然一身，心里怎么会不充满离愁别绪呢！他只能用这种解释来安慰自己，他实在也不愿意再去多想别的什么了。

宽阔的淀山湖渐渐地被抛到了身后，荷叶村完全淡化了。不远处，小船就要拐进小镇的市河了。

阿亮从船头站起来，走到船艄，对他父亲说：

“阿爸，让我来摇一会儿吧”。

“不用了，阿亮，你歇着。你的路还远着呢。”

“嗯”。阿亮重又坐下，“阿爸，你还有什么话要关照我吗？”

“阿亮，没什么了。只是你一个人第一次出这样的远门，阿爸的心……总有点放不下。”

“阿爸，我会自己照料好自己的。”

“阿亮”，父亲顿了顿，“阿爸问你一句话……这些年阿爸待你好吗？”

“好。”阿亮说。

父亲的眼睛有点潮。“这就好。阿亮，你已经长大了，许多事情你都懂，爸也不多说什么了。我知道，你会一直想着爸的……”

“阿爸你放心吧，我会常常给你写信的，只是我走了之后，你可得注意身体，平时少喝点酒……”

“嗯……”父亲轻轻应了一声，扭过了头……

前边扑面迎来的是一座单孔环龙大桥。半圆的桥拱和河里的倒影，正好合成了一个大圆圈，这圆圈上半部不摇不晃，下半部飘飘荡荡，看上去别有一番情致。

小船穿过这不规则的圆圈，便进入了小镇的市河。

2

这是一个古老而又秀丽的江南小镇。

似乎已经没有人能说清它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自己的纪年了，但无论从横跨市河的几座环龙桥上经风雨侵蚀而业已模糊的桥名，从那座落在镇中的巍峨挺拔而又日显苍老的七